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44
8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8日星期三，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u>成员国</u> ：阿根廷	博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杜梅维先生
意大利	赖伊先生
日本	青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拍伯联合酋长国	金迪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加西亚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06355/A

上午11点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18769)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几次会议上就这一项目作出的决定，我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孟加拉国、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加拿大、古巴、埃及、加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牙买加、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斯里兰卡、苏丹、多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莫伊乌丁先生（孟加拉）、巴罗夫人（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比弗特先生（加蓬）、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茵萨那利先生（圭亚那）、巴奈特先生（牙买加）、阿卜哈桑先生（科威特）、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本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托加一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先生（苏丹）、库阿西先生（多哥）、梅斯蒂利先生（突尼斯）、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裴春宁先生（越南）、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

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第 2740 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我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主席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主席祖泽先生和该代表团其他成员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根据在第 2740 次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我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会议桌旁就坐。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古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要求应邀参加对安理会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邀请，马克西莫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德塞先生（埃塞俄比亚）、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道尔金策伦先生（蒙古）、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坐并发言。

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我高兴地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你干练的专业才能和众所周知的智慧定将保证你的重要工作取得成功。

我也感谢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上个月干练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自今年年初以来，这是非洲第二次就南部非洲严重局势来到安理会。前不久，

我们曾处理过南非人民遭受种族隔离压迫的问题。今天，我们正集中考虑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及比勒陀利亚有蓄意地妨碍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政策。

面对着南非及其对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通过安理会担负起自己的集体职责。

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所有事实早已明确，因此，安理会对这一问题的审议应集中在认清僵局、作出裁决，通过和实施适当的措施。

二十多年前，大会废除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将该领土置于联合国的直接管理之下。近十年之前，安理会庄严地通过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由于秘书长——我们应特别感谢他——所做的不断持续努力，执行该计划的条件已得到满足。

如果说该计划未能实施，那责任完全归咎于南非。

人们还记得，在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之时，就曾有人企图将其消消，代之以一种旨在维护非法局势的新殖民尝试。安理会从一开始就反对和谴责这一阴谋。然而，由于需要继续对话，对比勒陀利亚的顽固应进行的惩罚推迟了。从那以后，南非就觉得自己可为所欲为，并得到支持，造成了1981年日内瓦纳米比亚会议的失败。误用否决权的做法只是加强了种族隔离政权的顽固态度，每一次否决都鼓励该政权提出新的要求。

因此，南非坚持联系做法的唯一目的就是拖延执行安理会的苏435(1978)号决议。

坚持联系的论据已遭到安理会的反对。该论据是对纳米比亚问题令人无法接受的歪曲，是对一个主权与独立国家、一个遭到比勒陀利亚袭击的国家内政的干涉。该论据表明了公开蔑视安理会权威的态度。

事实上，“联系”的借口不过是为了掩饰占有纳米比亚未来的徒劳企图。自

1978年以来，疯狂地发展该政策，凭空制造出所谓第三种力量，并谋求外国对其承认。还通过在纳米比亚制造内战气氛的过时伎俩来维持这种政策。在分割该领土的企图中可以看到此种政策：在卡普里维地带现在又重新开始进行吞并沃尔维斯湾和沿岸岛屿的花招，卡普里维已成为一块南非基地，并开始被利用为进行区域威胁和侵略的未来飞地。

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自1919年以来，南非就一直把纳米比亚视作其种族主义霸权计划的组成部分。如果纳米比亚仍然是吞并主义图谋的目标，受到挫败的非殖化的一个实例，那是因为种族隔离罪行还未得到对尊重联合国基本原则时理应作出的正确反应。同样，因为没有惩罚公然非法占领，所以，纳米比亚已成为对邻国进行赤裸裸侵略和颠覆的基地，所以，非法行径已成为整个地区的永久特征。

纳米比亚人民在面对南非的压迫与镇压时充分表示出对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一致忠诚，并重申了恢复其自由的坚定决心。其斗争是各国人民起来反抗外来统治历史中最为崇高的篇章。这场光荣斗争表明了纳米比亚人民不惜牺牲恢复民族权利的决心。

纳米比亚人民与正在英勇抗拒种族隔离的南非人民受着同样的苦难。这两国人民和面对好战的比勒陀利亚政权进行的侵略、颠覆和施加的压力的其他南部非洲人民是同志和战友。

国际社会一贯声援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国际社会确认，必须根据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该领土的未来必须反映其人民的合法愿望。国际社会还重申，独立的实现必须尊重包括沃尔维斯湾和纳米比亚沿岸岛屿在内的纳米比亚领土完整。国际社会最后还重申，任何所谓内部解决都必须予以坚决谴责和反对。

在纳米比亚，责任—团结—需要得到对人民自决与独立权利的积极支持，以便能够实现国际愿望。这就使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定更为紧迫，并因而排除了同种族隔离政权妥协的任何作法。适当的对话和一再的警告已经达到极限，种族隔离政权已证实它是盲目的不顾一切的。

必须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南非已经充分表明它拒绝接受其根据《宪章》第25条所负有的责任。其立场已显示它应受到《宪章》规定的制裁。在此方面，国际社会已经指明道路，并已明确指出应该采取的行动。

首先，我们应按照过去的警告采取行动，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迫使它立即彻底和无条件地执行第435(1078)号决议。第2，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进行的合法民族解放斗争。最后，我们必须加强声援遭受南非侵略、颠覆和压力的南部非洲独立国家的国际行动。

昨天，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外交事务秘书古里拉布阁下热情诚恳地重申了该运动随时准备在寻求和平结束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中予以合作。安全理事会最终确保纳米比亚解放事业胜利的一致决心将是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现出的耐心和责任感的公平的敬意。为实现这点，安理会必须利用现有的所有手段竭尽全力对付对其权威最严重的挑战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不合时宜的制度最后残存的例子。

这是该国人民的希望，他们的斗争是我们时代的重要的一课。并且，这也是期望恢复其特征是对国际法的尊重的秩序的国际社会的愿望。

主席：我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土耳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蒂尔克曼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要首先感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给予我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言的机会。

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4月份主席。我也要赞扬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勤奋地领导了安理会3月份的工作。

纳米比亚独立问题是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独特责任。联合国通过纳米比亚理事会承担了纳米比亚法律管理、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和维护该领土自然资源的责任。而对安全理事会来说，这是它最直接和最持续处理的问题。在1978年通过的第435(1978)号决议中，安理会批准了纳米比亚独立的详尽计划，该计划已得到南非的接受和国际社会的充分支持。有关贯彻安全理事会决议的问题都

已解决，包括选举制度。因此，除了南非政府缺乏的政治意愿之外，立即贯彻第435(1978)号决议没有任何障碍。对这一政治意愿施加影响是问题的关键。

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辩论中，我国政府已经反复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土耳其一直密切关注纳米比亚的事态发展。我们坚信，只要南非坚持用武力维持自己在纳米比亚的存在，把种族隔离制度强加给纳米比亚人民，并以在纳米比亚边界之外和独立邻国的领土上从事军事活动和侵略行径来威胁和平与安全，南部非洲就不可能有稳定或和平。

显然，只要南非继续坚持顽固立场，阻挠纳米比亚和平地实现独立，纳米比亚人民就只有继续坚决进行斗争，把非法政权赶出纳米比亚。土耳其一贯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民族独立斗争，该组织是联合国大会承认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鉴于南非局势悲剧性的发展，如果近期内不就消除种族隔离问题展开对话就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危险，因此，对纳米比亚问题的评估应该放在其恰当的背景中。纳米比亚无疑是一个非殖民化的问题，从这一点上说它与种族隔离问题无关。但两者都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同样的措施解决，进而又有必然的联系。纳米比亚在现阶段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实现独立，将能清楚地表明和平方式在南部非洲是能够产生效果的。这样的发展会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鼓励促进开展对话，使南非政权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向种族平等和真正的民主。

S/18767号文件所载的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报告说明了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工作的艰难过程。报告清楚地表明，所有前线国家、安哥拉政府和西南非民组都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与建设性精神。安哥拉政府在坚持安理会决议的执行不能与其他问题相联系和不能有先决条件的原则的同时，也谈到了秘书长1984年11月提出的方案中有关古巴撤军的建议。西南非民组主席也表示愿意同南非实行停火，以便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

相反，南非政府却要求在开始执行以第 435(1978)号决议为基础的解决方案之前必需就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的问题达成明确和满意的协定。与此同时，南非继续威胁和平进程，跨越边界袭击安哥拉。

正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指出：

“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是另外一个问题，应由直接有关的国家根据它们的主权权力处理解决。”

国际社会拒绝这个联系的先决条件，安全理事会赞成纳米比亚独立不能同其他节外问题相联系的观点。我们认为，安理会的这一决定今后应该反映在安理会每一个成员国的政策中，让南非政府不能继续误解安理会的立场。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要求南非政府在没有联系要求和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明确地接受执行安理会第 435(1978)号决议，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坚决有力的立场。同样显然的是，除非南非相信不执行安理会的要求会导致安理会通过坚决有效的措施，包括《宪章》第七章的措施，否则南非政府是不会改变政策的。我们真诚地希望安理会这一次能够采取一个能说服南非政府与联合国合作的立场，根据第 435(1978)号决议立即实施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方案。

最后我要表示，我国政府赞赏秘书长为争取执行第 435(1978)号决议所作的不懈和杰出的努力。秘书长的报告突出地表明，安理会现在必需证明自己的决心和信用。

主席：我感谢土耳其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同志，我首先表示十分高兴地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崇高职务。你代表着一个与我国有着密切和非常热烈关系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非常熟悉地了解你伟大的外交和政治技巧和你的经验，这些定会促进安理会的工作。我祝愿你工作顺利。

我还要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阿根廷常驻联合国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出色地指导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成员让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发言。

安全理事会最近，即在二月份，讨论了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种族隔离问题，联合国称之为一项违反人类的罪行。今天我们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种族隔离制度和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两个问题产生于同一个祸根，那就是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

安全理事会召开现在这几次会议说明，立即释放纳米比亚是在我们世界上最终消除可耻的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普遍斗争的中心紧迫任务。会上绝大多数发言者的讲话进一步有力地说服，对英勇的纳米比亚爱国者在他们的战斗先锋西南非人民组织的领导下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的正义斗争和纳米比亚人民实现真正独立的事业的国际支持日益壮大。

二十年前联合国大会结束南非对西南非的委任统治。自那以来，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许多决议，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的殖民政权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在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当中，我要特别提到第385(1975)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这两项决议是得到国际上承认的和平与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基础。

然而，这些年来种族主义南非一直顽固地继续破坏执行这些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企图用武力摧毁纳米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民族自决的意志。种族主义政权和跨国公司残酷地剥削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拒绝给予纳米比亚充分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无疑是为了该地仍待发现的财富。这块领土有丰富的钻石、铜、铀和其它战略矿物资源。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掠夺纳米比亚资源的规模可以从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起草的一份文件所列举的

数字中看出来，该文件指出，纳米比亚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是跨国公司纳税前的收入。剩余的40%中的大部分被驻纳米比亚的外国利益集团作为活动经费。

比勒陀利亚一再大肆开动其在纳米比亚的宣传机器。它发表空洞的声明，说什么愿意“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独立。然而，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这些声明不是空洞无物的诡计，就是企图通过非法设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在纳米比亚维持南非新殖民主义的利益。给予独立面临许多人为的障碍，如毫不相关的要求和条件。比勒陀利亚大肆吹嘘在1986年8月1日之前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正如秘书长在其报告(S/18767)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南非提出的先决条件是“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唯一障碍”(S/18767，第32段)。除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忠实走狗和保护者之外，整个国际社会都同意秘书长的看法：南非提出所谓的联系的先决条件根本无效，没有理由拖延或推迟纳米比亚的独立。

大会在其决议，特别是第40/97号决议中指出，南非继续对纳米比亚实行非法的殖民地占领构成了对纳米比亚人民的侵犯，并且严重地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洲国家、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联合国大会、其它国际论坛以及代表世界舆论的绝大多数都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光荣斗争，并且多次呼吁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很明显，越是拖延实行这种制裁，越不可能以和平与非暴力的方式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然而，某些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阻碍立场依然没有改变。前面发言的人已经指出，说明这一点的最近一个例子是今年2月20日，某些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采取部分制裁措施，但决议草案被美国、联合王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否决。其错误的借口和制裁有害的无稽之谈一再被揭露，安理会审议目前项目的会议也驳斥了这些言论。

然而，要在别的地方才找到对这种态度的解释。根据联合国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情况，外国在南非的直接资本投资总额约达250亿美元，其中联合王国公司和银行的投资占40%强。在南非的第二大投资者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公司，占资本投资总额的17%。美国也占资本投资总额的17%。根据同一报告的数字，共有1068家跨国公司在南非经营，其中美国206家，英国364家，西德142家。

因此，我们毫不奇怪，美国和英国在国际社会和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采取的有限的制裁措施只会影响到南非贸易中的次要方面，而不会有实际影响作用。同样很清楚，一些美国公司主要出自商业方面的原因大肆宣扬的从南非“撤出”，根本不会影响到南非的经济。实际上，在一些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目前推行的同南非的“建设性”和其它方式的“接触”的政策之下，国际垄断集团的这种完全自私的行动怂恿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无视国际社会，破坏铲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并且容许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我要特别强调指出，除了成效甚少的要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外交呼吁和仅仅在道义上谴责种族主义者之外，现在应当采取具体和有效的措施，这一时刻已经到了。南部非洲的局势非常紧迫，现在亟须采取这种措施。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必须保证立即实现纳米比亚的非殖民化，让纳米比亚人民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包括在沃尔维斯湾和近海岛屿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并且把所有权力移交给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坚决支持非洲和其它不结盟国家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主义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以迫使南非放弃毫不相关的问题，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规定。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将本着这一原则性立场，继续支持英勇的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争取胜利的斗争。

主席：我感谢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所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尼日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奥诺内耶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对你无愧地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表示赞赏，因为他干练地指导了安理会的事务。

我们充分意识到你执行的任务的困难性。但我们同样充分地肯定，你以丰富的经验、巨大的外交才能和智慧来行使主席的职务，一定能确保获得普遍的支持。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支持你指导安理会处理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我谨声明，我国政府向秘书长表示深深的赞赏，因为他为处理安理会面前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确实，我们还记得，秘书长在最近的当选过程中获得了众多的支持。我们找不出哪一个代表团没有表示支持。如果有必要，我们愿提醒所有有关的人回忆一下他们对秘书长的支持，并辅助他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所进行的努力。他最近的报告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我们建议尚未读过的人阅读一下。

今天，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而且感到失望。我们希望在安理会结束审议议程项目的时候，我们的失望和绝望能够变为乐观和满意。在南非危机中，由于某些强大的常驻理事国的自私和傲慢，安理会显然辜负了联合国缔造者们的希望和国际社会的期望，这仍然是对本组织权威的一种损害。我们希望，本次会议不会再一次置纳米比亚斗争人民的合法愿望于不顾，而一味考虑经济利润和狭隘利益。

纳米比亚问题的历史和性质已充分记载下来，我不想在此重复其细节。在结束种族隔离南非对这块托管领土委任统治二十年以后，种族主义政权拒绝放弃其对该领土的罪恶控制，猖狂蔑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意愿，这实在是一种耻辱。近十年前，根据《宪章》规定有权处理破坏和平事件的安全理事会以第435(1978)号决议的形式通过了一项和平解决纳米比亚危机的联合国计划。这一行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也受到了包括种族隔离政权在内的所有与纳米比亚危机有关的方

的赞同。然而，由于种族主义南非在其朋友和盟友的鼓励下一味支吾搪塞，联合国计划至今未得到执行。一些与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计划毫无关联的外部问题，一些早在该决议通过之前就存在的、在谈判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过程中并未被提出来的问题现在正被用作阻挠执行计划的障碍。纳米比亚人民有关自决、自由和独立的合法要求一再受挫。这是一种背叛。

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受到联合国和安理会内某些强大成员国的支持和蓄意鼓励，卑贱的南非实体根本不会有胆量来向联合国和安理会无数项决议中表达的世界舆论进行挑战和予以蔑视。那些曾自愿和积极地参与制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国家现在居然又在极力推翻同一计划的执行，这实在是历史上最大的讽刺，也反映了某些成员国对我们组织的蔑视。

我们不得不来寻找一下这种异常态势的动机。我们承认，所有成员国都支持自决和独立的原则。我们注意到，所有成员国在最近四十周年纪念会上都再次表示支持联合国。我们找不出任何国家表示支持种族隔离制度。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某些强大的国家在推行有关纳米比亚问题、乃至整个南非问题的政策中，种族的因素在起作用。种族主义是种族隔离南非官方政策中的一个主要考虑，这是明显和不可辩驳的。现在看来，种族主义也向种族主义南非的某些朋友和支持者们的官方政策传递了信息。

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相信，这些国家内善良人民对纳米比亚事业表示的同情和理想是占主导地位的，一定会很快在其政府的政策中得到反映。许多国家的公民通过群众行动，使自己与政府在纳米比亚和南非问题上推行缺乏远见的政策拉开了距离，我们向他们致敬。

我们赞扬他们保持自己历史的真正传统的勇气和决心，以及开明地信仰自决、自由和公正的原则。 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是符合被压迫人民在整个历史中谋求自由和自决的真正传统的。

某些西方国家在种族主义南非继续控制纳米比亚中与它进行的合作与勾结，最近在形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是不断使该托管领土，乃至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军事化。 据某些西欧报纸的广泛报道，秘密地向种族主义南非运送武器的活动又恢复了。 纳米比亚国际领土在这个恶毒的计划中正被用来武装种族隔离南非政权，违反了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实行强制性武器禁运的第 418(1977)号决议。 据称，这些武器是专门给安哥拉安盟匪徒的。 然而，我们知道，安盟只不过是被人唾弃的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代理人。 由于支持纳米比亚和南非争取自由的合法斗争，南部非洲地区独立的非洲国家正面临着可能遭到军事报复的威胁。 纳米比亚领土正被南非扶植的安盟武装匪徒用来对独立和主权的安哥拉国家进行军事入侵，安哥拉部分领土在南非占领下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南非在纳米比亚国际托管领土建立的所谓“过渡性政府”遭到全世界的拒绝和谴责，尽管这个非政府遭到联合国的断然拒绝，某些政府却开始同冒充为部长的这个实体的傀儡打交道。 这种狼狈为奸的动机现在已经昭然若揭，这就是违反联合国有关决议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于 1974 年颁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 1 号法令，企图耗尽纳米比亚丰富的自然资源。 经济收益的诱惑在纳米比亚再一次凌驾和优先于人类的痛苦和苦难。

正如载于 1987 年 3 月 31 日 S/18767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的报告主动表明的那样，由于种族主义南非坚持与第 435(1978)号决议中的计划不相干的先决条件，安理会关于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计划的实施因而一再被拖延。 为了使第 435(1978)号决议能得以实施，安哥拉政府自 1984 年以来一直保证根据它与美国政府签订的明得卢协议让古巴国际部队分阶段撤走。 尽管根据国际法安哥拉政府享有选择邀请谁进入其境内的主权，但还是达成了这项协议。 然而，对被

人唾弃的比勒陀利亚政权来说，安哥拉当局表示的诚意还不够，该政权继续坚持在实施第435(1978)号决议之前古巴部队彻底撤出安哥拉。

国际社会一再拒绝这种“联系解决”的理论。1986年9月在哈拉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第八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后公报》，以及1986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拒绝并谴责了联系解决的理论。纳米比亚人民已经受够了苦难。纳米比亚人牺牲自己的正当权利，对南非种族隔离统治者称臣屈服的情况还要持续多久？国际社会必需紧急地阻止南非的欧裔白人的少数人政权正在南部非洲进行的灭绝种族的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殖民地的黑人和非洲人应征入伍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和种族灭绝的战斗。非洲现在要求西方大国实践他们常常重提的尊重民主和自由的原则，说服种族隔离南非放弃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他们必须现在离开。

我们认为，《宪章》中不乏对付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侵略国的条款。我们进行了谈判和调解的尝试，但令人遗憾地均未获成功。因此，我们现在要求国际社会对南非援引《宪章》第七章条款。这是国际社会能够选择的唯一的和平行动步骤。鉴于这个原因，我们支持并推荐摆在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

一个只代表不到5百万南非白人的少数南非欧裔白人政权竟然违抗安理会就纳米比亚问题所作的决定，这是对安理会权威的起诉。当人们认识到，安理会某些成员正在令人遗憾地纵容种族主义政权的对抗行为，这显得十分荒唐。必须结束种族主义南非在纳米比亚托管领土实行的殖民主义。必须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履行根据国际法对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安理会必须推动这一进程，其方法是加强其在纳米比亚的权威，并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立即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直至它放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和残酷统治。让我们现在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主席：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奥利瓦先生（古巴）：主席先生，我愿祝贺你这位保加利亚的优秀代表担任这一重要机构四月份主席的职务，我相信，安理会的工作将受益于你英明和富有经验的领导。同时，我们愿向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表示赞赏，他干练和热心地指导了安理会上月份的工作。

1985年，安理会审议了纳米比亚局势以及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蛮横和罪恶的行为，这些人继续破坏1978年9月29日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安理会当时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其中规定只要确定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立宪议会的选举制度，第435(1978)号决议便可得到执行，纳米比亚即可实现盼望已久的独立。

多年来国际社会在诸如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本身等各种国际讲坛中阐明，纳米比亚有权获得独立，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实现纳米比亚人民这一珍贵和不可剥夺的愿望的正当途径。阻挡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已证明是在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而其中很明显，这一统治得到了华盛顿人士的鼓励和支持，这些人编造了所谓建设性接触和联系解决的借口和理论，完全违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精神与文字。

有必要为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阐述的人的尊严创造真正的条件，使之成为具体和客观的现实。今天当我们阅读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杰出报告(S/18767)时——我们对此表示赞赏——我们看到下面一段文字：

“安理会成员都知道，1985年11月就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设想的选举所采用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同，有关各方达成了协议。这项协议意味着有关联合国计划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已获解决(S/18767, 第31段)

大家都清楚，鉴于秘书长在报告中提到这项协议，有关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唯一未决问题已获解决。在其华盛顿的盟友支持下，南非坚持所谓联系解决的前提——国际社会已不止一次地加以驳斥——继续阻挠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

鉴于上述情况，尚需立即进行的就是执行上述的现已具有历史意义的第435(1978)号决议，并紧急响应秘书长要求有关各方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做出坚定努力，以便1987年在纳米比亚成立联合国过渡援助小组的呼吁。

前天，南非常驻代表在安理会作了可笑的发言，介绍了南非当局在卫生和教育领域中正在采取行动，保障他所谓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我们听到的与从其他殖民大国那里已多次听到的都是同一货色。在南非代表眼里，最宝贵的是他们子虚乌有的利益，而人民自己则认为最宝贵的是自由和独立。同以往一样，在表现其绝望的好战情绪中，比勒陀利亚的代表在结束发言时声称要在纳米比亚实行各种希奇古怪的改革——换言之，就是单方面的安排。一贯向国际社会挑衅的南非怎么可能再向安理会提出新的要挟？

“联系解决”无非是编造出来以使纳米比亚的独立成为抵押品，我们怀疑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在继续蔑视世界良心的呼吁和违反国际法院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存在为非法的决定中，还会制造多少新的“联系解决”办法。他们还会制造多少新的“联系”问题来继续破坏纳米比亚的独立？我们难道忘了其他的拖延诡计和障碍吗？以下是这种伎俩的几个例子：无视联合国的计划于1978年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非军事区的问题；联合国部队的数量问题；以及本组织的公正性。

今后出现新的“联系”问题是毫不奇怪的，而其最后的建议将会是妄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从纳米比亚独立的进程中排挤出去。

很明显，由于已有两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和联合王国——使用了否决权阻止实行制裁，南非的傲慢性已暴露无遗。

南非一贯顽固拒绝遵守安理会的决定，经过多年之后，这只能使我们认为已经

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迫使种族主义分子倾听理智的呼吁和尊重历史，因为听凭比勒陀利亚的顽固态度引起威胁南部非洲这一地区的紧张焦点，是一种反常现象。

现在不应该是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温良恭俭让的时候。除了占领纳米比亚，他们还侵犯了安哥拉的主权，在其南部驻扎了一些军队，其唯一目的是要援助安盟雇佣军匪帮的破坏活动。

我们再次看到南非旨在转移视线和拖延整个进程的已经捉襟见肘的诡计。这次南非竟敢告诉我们形势的发展已经把第435(1978)号决议的基本内容抛在后边。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是明智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吸取适当的教训，因为南非这样做是要阴险地把我们拖入一个新的迷魂阵，使我们偏离第435(1978)号决议照亮和铺平的明确而具体的道路。我认为我们看惯了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诡计，不会再被海妖的歌声诱骗。

如果我试图把南非侵略前线国家的每一个事件都列出来，我的发言将会很长。众所周知，纳米比亚被用来对安哥拉这个主权国家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持续的侵略。在这方面让我们不要忘记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黑人本身执行的种族灭绝政策。只要阅读一下纽约每天的报刊就可以知道受害者的人数，他们的鲜血每天都洒在通向在南非实现自由的大道上，象癌症或政治爱滋病一样，该政权正在蚕食南部非洲的和平与稳定。

我们坚信，言词解决不了这一痛苦和伤心的现实。因此，我们呼吁《联合国宪章》授予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责任的安理会立即执行为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规定的措施，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在自己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指导下迅速获得独立，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地来到我们中间，作为一个独立和主权国家为和平与发展而努力。

主席：我感谢古巴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科威特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热烈地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 我们相信，你的专业知识和外交经验将帮助我们实现我们所期望的成果。 友好的保加利亚的代表真正有益于纳米比亚这一棘手问题中的公正与正义，这个问题是棘手的国际问题之一。 我们来到这里讨论这一问题，并采取能够确保在我们的文明世界中作出现实反应所需要的行动——也就是允许纳米比亚人获得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今天我必须赞扬我的朋友和同事，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审议。

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些辩论是为了与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一道要求立即和无条件地停止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领土的占领，在大会通过结束南非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之后，这一侵略持续了20年。

我们参加的指导思想是科威特有原则和坚定的承诺。 我们致力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支持人类圣洁、自由及基本需要，不分肤色、宗教或种族。 我们的参加乃是出于我们对保卫人民权利和所有他们认为神圣的东西，以及防止非正义的努力的坚定承诺。

我也要提醒参加安理会议的人们注意两个月前在科威特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最高级会议上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发出的呼吁，这些领导人呼吁所有会员国尽最大可能援助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为把自己从种族主义占领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并结束目前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他们财富的掠夺。

我们科威特一直敦请国际社会坚定地支持这一争取国家独立和自决的解放斗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科威特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贯彻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除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态度和阻挠拖延之外，这一计划的贯彻没有任何障碍。也必须坚定拒绝任何和所有把纳米比亚独立与无关问题联系起来的企图，这些无关问题牵涉不到、也不是产生于国际法和反映在许多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意愿。第435号决议是和平解决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唯一有效的基础。

我们反复辩论联系解决办法所固有的不合理性，并都同意这种要求是非法性的，这种办法与要求被硬塞进纳米比亚问题，其目的完全与纳米比亚问题无关，只不过是为了拖延和搪塞。

科威特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为在纳米比亚建立傀儡机构和政府，为其披上合法外衣的各种企图。这些企图违背了当地人民的明确意愿，他们只接受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其解放斗争的领导。我们继续要求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及其占领着纳米比亚的侵略军立即释放目前在纳米比亚被关押的英勇不屈的政治犯，停止针对纳米比亚合法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民组的恐怖主义行径。科威特认为，温得霍克的所谓临时政府是非法和无效的。所有国家均不应向其提供任何援助，因为它是维护对纳米比亚殖民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已。

本次辩论提醒我们，今年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联合国、秘书长、纳米比亚理事会和其他有关机构所起的作用理应得到我们的赞赏。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制造了种种困难和破坏。特别是，每当和平使者采取行动，每当前线国家就解决办法提出倡议，该政权就推行将侵略升级的政策。尽管如此，上述机构仍做出了真诚和不懈的努力，以便和平地实现纳米比亚独立。这是值得我们赞赏的。

我们认为，秘书长几周前在非殖化特委会发言时说出我们大家的心声。他说只要纳米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人民仍未独立，仍被剥夺自决权，非殖化进程就没有结束。他说，不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如何无视纳米比亚人民的权利，蔑视国际社会，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寻求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他的话使人们感到乐观。

今年一月在科威特举行的第五次伊斯兰首脑会议就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和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通过了决议，“要求安理会探讨所有途径，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以加速实现纳米比亚独立。”那次会议还支持西南非民组为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国家实现独立所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

我希望再次强调，历史将不会宽恕那些纵容对遭受殖民统治的纳米比亚人民所作所为的人，特别是那些只管自己狭隘私利，不顾几百万被压迫、被剥夺人民的人。因此，所有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及联合国的所有其它会员国必须对南非实施全面的经济与军事禁运，直到比勒陀利亚少数人政权保证基本人权，以此表明对人类的尊重，直到其遵守国际多数人的决议，特别是要求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决议。

我国支持对南非实施全面强制性制裁努力所做的坚定承诺突出地表现在科威特当选为监察向南非供应及输送石油及石油产品政府间小组的付主席。这一小组是根据要求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的大会第41/35F号决议建立起来的。我国将尽力帮助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并参加为此目的做出的一切努力。

去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措施。尽管由于范围不大，同时又与美国政府在安理会采取的立场大相径庭，这些制裁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取得明显的效果，但仍说明道义战胜了狭隘利益。

在这方面，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瑞典政府有关从今年7月1日起对南非实行贸易禁运的保证。世界已得出结论：国际压力为非暴力地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提供了最后的机会。

一些安理会成员国已共同提出一份决议草案。 我国代表团认为，该草案的许多执行段，特别是关于运用《宪章》第七章条款的段落真实地反映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内外，就这一重要问题由官方和民众提出的要求。

毋庸赘言，安理会必须帮助那些希望根据《宪章》的原则，过上自由与尊严生活的人们的愿望。 该《宪章》规定，安理会成员国负有捍卫《宪章》原则，确保其得到实施的特殊责任。 因此，国际社会期望安理会支持和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份决议草案。

主席：我谢谢科威特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孟加拉代表。 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莫伊马丁先生（孟加拉）我在日益要求对一个迟迟未能解决的问题采取行动上加进我的声音。 我们的呼声在全球引起反响。 在此许多人也许都记得，目光敏锐的人们是如何认清了六十年代吹遍非洲大陆的变革之风；今天，这一变革之风已变成了积聚着巨大威力的劲风。 我们必须对此加以注意，否则就要冒文明基础被这劲风摧毁的危险。

纳米比亚问题就是这么重要。

在继续发言之前，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 毫无疑问，你的智慧、感情和知识的杰出品质将影响安理会的审议，你将干练地指导这些审议，使其取得成果。

我也深切感谢你的前任，德尔佩奇大使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会务。

纳米比亚的苦难继续使我们感到深深的痛苦。 我们40年的坚持不懈的努力看来未获成效。

一个遭到其绝大多数人民憎恶和世界的大部分谴责的可恨的政权成功地摒弃世界公众舆论和联合国的具体决议而逍遙法外。 我指的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其卑鄙的政策也许是我们时代的最大污点。 南非的傲慢是对我们的要求的蔑视。 其政府不仅在本国维持一个可恶的制度，而且在该国边界外继续玩弄阴谋诡计，企图压迫和征服整个民族。 其镇压的铁蹄沉重地践踏着要求自由的纳米比亚人民的哀告。

比勒陀利亚是一个永远不能与之合理交往的罪恶。 因为理智与合理不是它能够声称拥有的价值，正义与人道不是它的优点。 由于其自己的罪行，南非政府成了一个在国际上被遗弃者。 它蓄意嘲讽和蔑视国际公众舆论。 它必须被剥夺所有外部的支持来源；它必须被剥夺所有外部的力量来源。

纳米比亚的责任沉重地落在安理会的肩膀和良知上。 但是，安理会和联合国迄今未能实现对纳米比亚人的承诺。 今天，纳米比亚人自己承担了决定自己命运的任务。 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我们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致敬。 我深信它将领导自己的人民赢得胜利和光荣。

世界上有许多人支持和同情这一光荣的事业。 我感谢他们。 非洲前线国家表现了独特的韧劲、坚毅和决心。 我祝贺它们。 秘书长和他的同事孜孜不倦富有启发地处理这一问题。 我真诚地赞扬他们。

对我国人民来说，纳米比亚是他们关心的事业，正如所有经受过外国统治的人民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孟加拉国极其高度地重视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成员的地位。

我们坚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是不会罢休的，除非迫使它行动。 这需要国际上一致的行动。 南非企图以国内的所谓改革和在温得和克建立傀儡政权来欺骗世界的企图遭到了世界应有的嘲弄。 这些行动骗不了任何人。 使世界感到极为愤

怒和失望的是，南非继续掠夺纳米比亚宝贵资源，完全无视第一号法令。比勒陀利亚不仅偷走了纳米比亚人民的土地，它还偷走了他们的肢体——因为强迫劳动是南非非法占领的必然产物。难道我们不应当竭尽全力迫使比勒陀利亚从它根本无权的领土上撤出？难道我们不应当迫使南非遵守为文明国家行为所接受的准则？难道我们不经抗议就轻易地让理智和逻辑消失？我们都应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鼓起足够的勇气和下定决心按照我们的良知的要求行事？

必须用南非懂得的语言和词汇来向它作出回答。我们必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孤立它。

剩下的唯一和平方法是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通过安理会面前的决议草案。我们可能不会仅仅通过采取此行动就会达到我们的目的。但采取此措施会产生强烈的象征意义，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在我们后代面前问心无愧。

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途径是执行联合国计划。这是和平实现我们目标的唯一方式。该计划包括载于联合国有关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中的原则。该计划是国际社会做出的裁决。必须毫不变动地执行。必须挫败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将纳米比亚独立同外部和不相关问题联系起来的一切企图。南非今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在世界上一切有关论坛中所表达的意愿和观点中都得到证实了。

南非胡作非为已经很久了。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它将继续这样做下去。全体一致通过的一项简洁而有力的决议有助于制止南非胡作非为。

如果在纳米比亚听不到痛苦的声音，那一定是因为这种声音遭到强制压抑。如果在纳米比亚听不到抗议的声音，那一定是因为这种声音被压下去，而不是有任何转变。

几年之后我们不要说，因为没必要的拖延或因为我们不关心，整个民族仍得不到正义。

主席：我感谢孟加拉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牙买加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巴尼特先生（牙买加）：牙买加代表团十分感激能获得这次重要机会参加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局势的辩论，这次辩论是在非洲国家集团紧急要求下举行的。

首先，我要诚恳地祝贺你担任4月份安理会主席。 我们还要高度赞赏你的前任阿根廷常驻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3月份的工作。

我们没有忘记，就在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之时，南非人民正在进行反对非人道、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还有没有耻辱感？有良心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们还能够继续玩弄游戏吗？有没有可能避免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似乎必然会带来的令人厌倦的玩世不恭？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没有耻辱。 没有良心。 不会避免令人厌倦的玩世不恭态度的出现。

强者已经作出决定，弱者只能耐心等待，在愤怒、沮丧与绝望中发发牢骚。

我们反复周到地讨论的并不是陌生的问题；纳米比亚人民事业的正义性几乎得到全世界一致公认；这一问题也不是新的议程项目；更不是说根据联合国决定纳米比亚不是联合国的责任。

自从安理会以435(1978)号决议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问题解决方案至今已有9年的时间。 但是，这一方案还没有得到执行，反而受到南非的欺骗和顽固的破坏与阻挠。

牙买加特别注意纳米比亚问题的独特性，因为它是联合国直接监督和控制下的领土。 它也是由联合国通过安理会435(1978)号决议制定了一个由有关各方一致接受的具体方针的唯一的非殖民化问题，勾画了这一领土实现独立方案的执行方式。

秘书长最近关于安理会435(1978)和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S/18767)清楚地表达了秘书长为争取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方案的迅速执行所作的艰巨努力和表现出来的主动性。毫不奇怪，报告坦率地指出，拖延纳米比亚独立的责任完全在于南非政府，特别是这一政府坚持把纳米比亚独立同毫不相关的古巴军队撤离安哥拉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但南非并不是坚持这一立场的唯一国家。

因此，尽管各种程序性的问题均获得解决，迅速执行联合国解决方案的努力却依然处于僵局之中。秘书长因此不得得出结论：

“遗憾的是，南非关于把1986年8月1日定为执行联合国方案日的建议不符合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因为它坚持要在开始执行之前达成古巴军队全部撤离安哥拉的协议。因此，整个建议无法成为执行联合国方案的有效基础。这个联系解决的先决条件是1982年提出的，它现在已成为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方案的唯一的障碍。我不承认联系解决这一先决条件是合法的，也不能接受把它当作继续推延纳米比亚独立的借口。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应该由直接有关各国根据自己的主权权利处理解决。”(S/18767，

第32段)

牙买加完全赞成和支持秘书长非常正确的结论。我们彻底拒绝联系解决的概念。长期以来，在比勒陀利亚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无耻地企图把纳米比亚问题变成一个东西方冲突的问题的阴谋面前，国际社会的反映一直是默认和动摇不定。南非的这些可卑的行动是比勒陀利亚维护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正式并吞和单独控制纳米比亚的地区野心的一部分，应该受到坚决的反对和抵制。

无论提出任何理由和借口，拖延都是辜负和出卖了人民的信任，削弱着联合国的威望和信誉，是对安全理事会权威的挑衅。与此同时，人民在死亡，痛苦在继续，自由被扼杀；但是赚取利润和剥削的行动在继续。

在如牙买加副总理兼外长休·希勒阁下在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十四届特别联大上强调的那样，牙买加充分支持秘书长的立场，即作出进一步协调的努力，以保证南非在立即执行联合国方案的努力中进行合作。他还强调，牙买加认为，继续拖延只能加剧这一地区的动乱和暴力，无必要地延长纳米比亚居民的苦难。

牙买加政府还认为，国际社会在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努力中，还应该更加积极地协助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努力，以便纳米比亚人民在赢得独立之后能够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发展，促进纳米比亚人民的利益。我们对南非和其他外国经济利益继续任意掠夺纳米比亚资源，尤其是其海洋和矿物资源的现象表示强烈的痛惜。这些非法的行动损害纳米比亚前途，它们使得纳米比亚处于新殖民地的依附状态，有利于种族隔离政权对这一领土的非法占领。

按照理想，安理会对纳米比亚局势的重新讨论至少能作出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是，我们这些没有什么特权的国家只能是一相情愿而已。已经撞得头破血流的建设性接触政策还在毫无目标地蹒跚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全理事会没有理由再不采取大胆的果断行动，纠正纳米比亚人民所遭受的极不公正的耻辱。

按照《宪章》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

牙买加依然认为，实行强制性全面制裁是安理会所掌握的对南非的嚣张野心作出有效反击的唯一和平手段。安理会中少数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重要成员却认为这种特定的做法不合它们的口味。然而我们认为，目前对强制性制裁措施的反对与其说是出于对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受苦人民的真正关心，倒不如说是出于缺乏远见的错误考虑。

这种狭隘自私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不应当阻碍寻求国际正义与道义，以及维护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基本人权、尊严、平等和自身价值的努力。

最后，我重申牙买加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进行的合法斗争。

主席：我感谢牙买加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我现在提议休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安全理事会的下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30分举行，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

下午1点散会。